

正受老人崇行錄

完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500



文庫11

A1500

明治十年六月鐫

洪川禪師纂訂

正受老人崇行錄

臨濟宗大教院藏



至道量雖神機獨妙
与之冲智初念所成後
正受老人崇行錄

正受老人崇行錄

父子間私說只慢法
大小贏敗乃是時
飛犯彌天梭款結案
昨報之更袂及作多

任子子之三日台格斌

皆是借來報國一是有

着之系明出以之序

明倫十年二月一日

三任如心七十三
本像山おのり



柳田泉文庫

正安老人書行録乃
吾都林之厚之能得得法道
如後有性得性風氣相和坤
一時如子孝勸泉之白古名
之梅之史如重之印之
隆統之正安及之得乃之何之正

此老一人之持節者。年甚高。可
 為子者。改。而。之。也。
 明。月。年。子。三。五。也。

因是世間皮紙



正受老人崇行錄



正受老人崇行錄附語偈

圓覺沙門 今北洪川 纂訂

師諱惠端。字道鏡。一名的翁。信州飯山侯松平遠州
 櫻井庶子也。師生狀貌傀偉。氣宇寬宏。在侯家鞠養。
 時有一老宿。侯居常就而問道。師十三歲時。一日侯
 請老宿登城。諸公子各携紙來。乞書佛名以結勝緣。
 師亦乞之。老宿熟視師面曰。但子不可與矣。師云。何

正受老人崇行錄

崇行

一

為曰。子有個觀世音。非我筆頭可比。師云。指何物謂觀世音。曰。問取自己。莫問別人。師沈思久之。自是蓄疑。至時時廢寢食。介來每大疑現前。起而忘坐。坐而忘起。或不知其所在者數刻。侯驚令人搜索。多於廁上得之。侯以為痴頑。十六歲時。偶上閣次。及梯之半。級凝然不進。須臾顛墜如熟果。氣息絕如死人。衆驚愕。洒水其面相拂。師忽蘇息來。豁然大悟。拍手呵呵大笑。人皆以為風狂。於是師頗欲就識者證其所悟焉。城下有密宗僧。即夜叩之曰。密家亦有悟道事麼。否。僧曰。悟道者禪門所宗。密乘今不論之。師云。我既

大悟矣。然自不辨真偽。為之如何。僧云。禪門有少室六門集。聞達磨大師語也。中有悟性論。專說證悟事。師曰。可得聞乎。僧即出六門集讀起云。道者以寂滅為體。修者以離相為宗。師遽擲云。止止。我深領旨矣。從此愈益勵精。避人兀坐。潛修密煉。而人莫知之。十九歲春。隨侯來荏戶。參詢都下之知識七八。負總不愜師意。時有僧無難者。帶愚堂之印。住荏戶麻布東北菴。門庭峭峻。不拘規矩。不貯衣具。居常布菴而坐卧。師遂到東北菴乞謁。難纔見師來。命令卷菴。師竊意是真我師也。往復論叢多時。難知其為法器大

悅師切乞祝髮。難許焉。即日剃度。命諱曰惠端。初師從侯來荏戶之翌日。飄然出門。數日不還。邨使隸奔走于東西。百方覓之。既而聞師在東北菴。祝髮。邨中皆驚。於是重臣倉皇如菴。詰難云。聞寡君之公子投和尚祝髮。何為不通一言於邨耶。是必和尚強之矣。難乃使離僧持一盤水來。而置使臣前。使臣云。欲為何。難曰。請卿濡髮哉。吾將剃卿之髮。重臣怫然怒。難曰。看卿之髮。吾欲剃之。而卿不肯。則吾不能剃焉。公子之髮。即公子自剃。何關老僧。使臣無辭。厚謝而去。師終不還邨。頻入難之爐鞴。朝參暮請。一日屋漏。難

命師登架上覆之。難自下以杖拄其足。心曰。香巖樹上作麼生。速道速道。難數下惡辣手脚。大抵如是。師參扣不倦。久而徹佛祖骨髓。後往東奧。參帛哉。一源等諸老數年。復皈荏戶。再謁難。難授國字書。謂云。是予睡中謔語也。師披閱兩三紙。起投爐火。難云。你作什麼。師云。老漢作什麼。難即休。難一日以東陽所傳之碧岩集附與師。師亦不受。難又私意。令師繼吾法席。良喁之。師辭曰。弟子不德。不堪住都下之院。專欲隱山林。以養道體。難不許。師固辭歸于信。遂就模澤幽遠處。誅茅結正受菴。菴在飯山倉村與母俱隱居。母氏

亦有識見。每夜子母法話以為樂。有時到天明。師門風孤危。緇素絕迹。一日東與大岳徒回首座者至此。僧夙具智見。自負才力。周遊天下。以試宗匠為常。路過信。聞師名將試其勝劣。遂來菴乞謁。偶會師不在。乃見其母云。菴主何處去。母見其言辭之不遜。答云。菴主在上座肚裡。著草鞋。豎四橫三。上座因甚不知。婆亦解這般舊葛藤。那母曰。舊葛藤且置。古人道。不明三八九。對境多所思。是什麼義。回擬議。母即執杖打趁出。回走出門外。躊躇久之。比暮。師自外飯。曳杖上磴。回見其風標森嚴。不可犯。不接一問。驚

畏而去。後來回逢人常說。悔昔年不入菴主門。一日有武夫來謁云。從少好擊劍。精鍊二十年。盡究諸家真義。近欲得一家秘訣。苦吟數月。雖究百端。未能極到其妙。師豈無方便耶。師起握雙拳打三下。而一蹈踏倒。夫豁然有省。余來伎大進云。於是鄉黨武夫十數輩。就師問道。一日請師獻茶。茶後各操木劍相戰。使師點檢精粗。武夫等謂師曰。於理吾輩固不及師也。然於事師亦應不及吾輩矣。師云。汝等欲打我。即任打。只恐向老僧打不著。夫等相顧曰。吾輩打師。豈其難乎。師試允一刀子耶。師云。允焉。夫云。請師亦用

刀子。師云。余是佛子。何用刀子。者個即可也。持小團扇曰。汝試打看。若纔打著我。許汝甚妙手。夫乃發聲而向。千變萬化。盡其伎。而木刀之所觸。但團扇而已。遂不能打師。悔謝而去。後有僧問師云。悟道事且置。學何等事。以得擊劍之妙耶。師云。正眼明白。豈劍術云乎。汝纔聞名。早異了也。劍路分明。當途打途。若能如此。萬不失一。一夜。舊參居士來集清話。時外面黑。一居士見師起趣廁。就或居士耳語曰。試見吾輩驚殺者老漢。直窺暗處立。見師出廁。驀地攔胸捉住曰。是什麼者。師恬然答曰。吾亦不知。寶永初年。鄉人於

山間捕乳狼。畜于家。遂為狗咬殺。自此每夜群狼來村落。怒號怨叫。破牆穿壁。多害人子。鄉黨大憂。薄暮鎖門相戒。師聞之。往處處葬埋場。打坐到天明。九七夜。後語人曰。群狼相集。嗅吾咽喉。吹吾耳邊。是我試正念工夫相續處也。又一時。信之山中有青。膨。臍之妖厲出焉。行人一見必死。師聞之。從容曳杖而至。薄暮厲果現形。瞥見師面。即滅。後不復現云。當是時。駿州有僧白隱。惠鶴者。一鶴。林字。大擔。一旦所見。併吞諸方。掛錫于越之英岩。天性。微。和。尚。人。有一僧來。名曰宗格。面目嚴冷。顧視不常。人皆錯為膽大輩。鵠林異之。而

聞時時出言。自有非常旨。林因與格討論宗旨。格曰。如公頗尤物也。只可惜有未到。公若見我老漢。必有可觀事。林就質之。格曰。我本信陽人也。信之飯山僻邑。有一菴主。名曰正受。端首座。乃愚堂之孫。而至道菴主。手度弟子也。專提吾宗向上一著。我觸他毒手多年矣。林聞之。欲徑適見之。格曰。我亦知公器識。堪受他鉗鎚。然菴主門風。只但要求真正種草。尤惡多衆鬧熱。必莫告他人。唯公與我去而已。乃待散筵而逃。衆與格共抵飯山。先是林自恃得道甚易。格疾知之。徐誠曰。請公熟看傳灯录中諸祖行實。林乃閱

初祖傳。讀至曰。七歲出家得道。尚侍般若多羅二十年。而盡其蘊奧。林始有大省。慢心稍減。發增進智。時二十四歲也。四月。林隨格至正受菴。會翁川柴。格便通謁。翁小顧之。格曰。是駿陽鶴上座者也。切求謁翁。故誘來。翁曰。應格引林歸菴。林謂格曰。此老尊大。不屑我那。來日願要親面一上。格預白翁言。是小子親友。請師一接焉。翁許入室。林先以偈呈所見。師左手握偈曰。者個是學得底。那箇是見得底。便展右手。林曰。若有見得底。可呈。須吐却。作嘔吐聲。師曰。趙州無字。你作麼生會。林云。趙州無字。無處下手。師以指抑

林鼻端云。多少下手了也。材遍體汗流。不覺拜伏。師大笑曰。此守藏窮鬼子。林無語。師曰。汝恁麼而意為足那。林曰。有甚麼不足處。師舉南泉遷化話。林掩耳出。師曰。闍梨。林回頭。師曰。此守藏窮鬼子。自是師凡每視林。必罵曰。守藏窮鬼子。又有時師見林將入室。僅跨門。即曰。嗟窪矣。嗟窪矣。恰似在樓上臨深井。一夕師納涼坐檐端。林參來呈偈。師曰。妄想情解。林揚聲曰。妄想情解。師即捉住林。頭拳二三十。終擠堂下。時五月四日夜。霖雨後也。林輾泥水上。氣息共盡。少焉蘇息起來作禮。師曰。此守藏窮鬼子。林參扣不懈。

師頻下惡辣鉗鎚。一日。林與師款話次。林問曰。洞上五位。其意如何。師曰。汝試道看。林呈所見。師笑曰。但這箇耳歟。更有別在耶。林瞠目無語。師大呵云。洞山五位。最不容易。古人切要使人明悟。後深淺而通徹。佛祖骨髓矣。若如汝所解。只是一場閑家具耳。洞山立許多階位。為什麼。林逡巡而退。林又一日思惟云。我既大悟。他總不知。輕賤我如是。不如出力法戰一場。輒入室商畧。師怒罵。林持論不止。師忽約住林。嗔拳五六。托開放擲堂下。其堂臨岸。疊石五六尺。林失心茫然。師臨視。呵呵大笑。林豁然大省。直昇堂禮拜。

通身汗流。師高聲罵曰。此守藏窮鬼子。林於是親參南泉。遷化話。寢食共廢。一日林有些子省覺。入室頓下語。不契。師唯曰。守藏窮鬼子。林心竊意。辭去往他方。一日。擎鉢化于里落。到一家門。竚立。婆曰。過別處去。林工夫純一。耳聞如聾。婆大怒曰。者漢何不速去。麼。直執大竹筴打林頭。擊破草笠。林翻然倒地。如絕息者。須臾蘇息起來。徹見南泉遷化話。其餘從前挾手脚不得底。難透深旨。一時現前。不覺手之舞足之蹈。欣然飯來。未跨門闥。師遙望見。以團扇招云。汝有何好事。速來速來。林以實告。師以團扇撫林背曰。徹

矣。徹矣。從此絕休。罵呼守藏窮鬼子。寶永五年五月。林欲往松本慧光禪院。受具足戒。師便說無相心地戒授焉。詳于下文一日林入室請益曰。佛云寤寐恒一。某甲實未到者。境界言未了。師推倒林曰。道什麼。威音王已前。威音王已後。未有一人不寤寐恒一者。咄。汝道什麼。林於此頓領會妙旨。後師召林。親傳五位真訣。至口授了。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師唯默然。林頻請益。變盡為五之訣。師曰。豈一登而可得究乎。汝只熟看洞山一人頌。莫管取餘奴輩說。以陷狐窟哉。一日。師與林同赴施主家齋。中路攀躋岩

徑至下臨千仞懸崖處。師邊顧林搗住曰。世尊道。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分附摩訶大迦葉。是明何邊事。林便攔口與一掌。師即休。一日師囑林云。汝宜繼我住此菴。林曰。有格首座在。師曰。伊必不能成大業。不知養氣故。先哲曰。呵。嗟。知。子。莫。如。親。格。去。正。受。之。滅。以。壽。至。八。十。四。林。善。一。日。師。謂。林。曰。想。令。你。至。我。壽。齡。則。必。致。一。大。盛。業。矣。我。老。矣。不。能。視。之。殘。憾。其。後。同。友。數。輩。蹤。林。從。越。後。來。林。私。謂。余。在。此。菴。常。乞。食。僅。自。給。未。嘗。毫。費。菴。主。糧。也。餘。人。不。然。無。實。參。操。恐。妨。行。道。不。如。結。伴。同。辭。而。他。日。再。來。扣。其。餘。蘊。也。

竟辭。師相送可二里。親執林之手。囑云。苦哉苦哉。佛法將絕。汝勉旃。誓當打出真正種草。一兩箇以挽中回古風焉。必莫多求。多求則大器難成。切莫忘却此一言哉。林伏拜聽師之懇誨。感淚浸襟。悄悄而去。師平生孤硬森嚴。怒罵呵咄。以為家法。從非人類之精奇。未嘗有中其室者。一生住菴。不求時名。常州大守屢請不趣。菴內無長物。弊衣蓬頭。神威可恐。終日當牖打坐。唯聞咳聲耳。享保辛丑十月六日。平旦。趺坐書遺偈曰。末後一句。至急難道。言無言言。不道不道。捨筆詠古歌。呵呵大笑而化。世壽八十。法臘六十二。第

子宗格奉全身葬於本菴側。越文政己卯二月。鵠林老漢昇師法位於妙心第一座。號道鏡慧端禪師。三光老漢扁其塔曰栽松。

垂語

師平生垂語曰。我此禪宗。衰廢于南宋末。至明末。拂底滅絕。其餘毒雖傳在日域。恰如白晝見斗。汝輩臭瞎禿破凡夫。夢曾知之乎。誠可痛苦矣。

又曰。宋明之末。宗風衰替。禪徒悉成衆態。今其似何。達磨九年獨坐少室。日夜寥寥。人無知他蹤迹。後來曇布叟贊之曰。此土西天。示衲僧樣。老僧深愛此語。只這一聯。足以盡祖道之妙矣。

又曰。近世衲子。把狗子佛性話。實參純工者。一箇半箇亦無有。纔少參。則為自得為自悟。高談大口。只是

生死大兆。而我培已見。增長我見。奈何祖庭猶隔天涯。欲到真正安樂田地。轉悟轉請。轉了轉參。果見祖師最後因緣。如見掌上。何故燈下不剪爪。示衆曰。夫正念工夫之端的。未悟入者。切須見真正導師決定願心。既得決定去。十二時中。四威儀之間。須以正念工夫不打失為第一。不見大惠禪師曰。那時是打失處。那時是不打失處。於一切處。如是點檢焉。此是從上諸聖。正念工夫親切樣子。則萬古不易之正修也。佛法之中。雖醜陋卑賤之小女。正念工夫無間斷者。為精進堅固有力大人。設令有七尺身財。

而逞身子滿慈辯智。無正念工夫者。名為殞爛膨壞死人。汝等切莫容易去。寔難保難持者。正念工夫大事也。末代弊風。人人名聞之心強。箇箇利養之情盛。雖儘現道相。而正念工夫決定之人實難得矣。况求正念工夫相續不斷之人。千人萬人之中並無一人也。老僧十三歲。信有此事。十六歲。打破娘生面目。十九歲出家。隨從無難先師。觸他毒手。幾乎十餘年矣。却後遁居此山。惟道是保。今既向七十。中間四十年。拋下萬事。杜絕世緣。專一護持將來。漸茲五六年來。覺得正念工夫真箇相續。若其追從檀那。諂媚施主。

希望名利。貪求財穀。而欲到佛祖境界。寔可笑而已。
又曰。欲學不斷坐禪。則入矛戟攻戰之巷。號哭悲泣
之室。相模掉戲之場。管絃歌舞之席。不加安排。不添
計較。束作一則話頭。一氣進而不退。譬雖被阿修羅
大力鬼捉肘臂。走遶三千大千世界。千回百匝。正念
工夫。片時不打失者。名為真正參玄衲子。十二時中。
冷却面皮。瞋著眼睛。毫釐不得放舍。至囑。
又曰。雪竇曰。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同
條生且置。不同條死。是明什麼邊事。
又曰。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見千巖雪。句裏含機。

汝等作麼生會道道。

室中示衆曰。陳操尚書。一日同衆官登樓。遙見數僧。
衆官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尚書曰。不是。官曰。焉得知
其不是。尚書曰。待近為諸公勘過。須臾僧至樓下。尚
書召曰。上座。僧悉舉首。尚書顧衆官曰。不信道耶。汝
等代官人。如何下語。令尚書喜道。好知音。衆纔開口。
便喝出。
一日。師執弟子來。附一僧云。日暮行施食會。食成。僧
報云。食熟。師纔喫。僧問云。適來云行施食會。如何。師
拈菜器云。這箇擲。

有一僧謂師云。若恁麼過。恐無利益。某願與和尚作
典座。待僧二三十人。不亦可乎。師咄曰。我未曾聞達
磨作陽祭陰祭去。

一日。師舉揚難透數段因緣。示鵠林曰。此是宗門奪
命神符。法窟爪牙也。四七二三列祖。唯傳此些子到
于今。寶鑑國師行脚後。此道今人棄如土。天下滔滔
唯有二乘小果族已。求當家真正種草。宛如日裏尋
星斗。今一掃我扶桑國。唯有此正受一負。自恨未得
附屬人。大法惠命如懸絲。你勤粉骨碎身。挽回此已
隨真風。粉碎彼斷見魔黨。為開國中興功臣。若欲折

伏法滅魔黨。須透過千仞荆棘叢。推倒向上關鎖。若
未能透過荆棘。推倒關鎖。爭得推伏法滅魔軍。勉旃。
一日。鵠林欲行。松本惠光禪院受具足戒。乃辭師從
容告曰。禪門有無相心地戒體。名之謂金剛寶戒。或
謂圓頓自性戒。達磨大師曰。若欲見佛。須是見性。性
即是佛。佛不持戒。不犯戒。是無作妙戒也。前佛後佛
只言見性。若不見性。妄曰我得阿耨菩提。此是大罪
人也。楞嚴經。佛告阿難言。你常聞我毘奈耶中宣說
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惠。
是則為三無漏學。從上佛祖的的相義。直到老野。是

非見性人。則師不能授與。資不得信受。須知無相心地大戒。得大難。奉事亦不容易。是即如來之知見也。三世十方調御師。為傳此戒體。乘願輪番番出世。若人欲得此戒。先須見性。若未見性。曰得此戒體。大妄語人也。你向後能護持如護眼目。如惜命根去。片時不棄廢。是寔真佛子也。譬有大身力鬼王。挾你狂走。遠三千大千世界。兩三匝。終擲下阿鼻紫煙裏。而不生一念恐怖。無纖毫異念。名之為真正持戒人。或墮叫喚衆合黑繩無間裏。受盡無量苦患。一彈指間。不打破此戒體。名之為真佛子。是故臨濟大師曰。一切

處心不異。名之為活祖。縱令你一食卯齋去。六時行導去。一條白練去。古廟裏香燭去。不見性。不能夢曾見此戒。實佛法中死人也。只要一回汙流。冷暖親自知。若不然。窮餓交煎。餓父無禪。裸形窮子。非啻不能利他。自救亦不了。我故道。先須見性。師即合掌曰。無相自性戒體。祖庭心授秘訣。或名一大事因緣。又謂正法眼藏。祖祖相承。到今無斷絕。但在當人鈍工功積。實參力盡。最後放身捨命之一刹那耳。迷則全圓頓。無作純真戒體。為五濁充滿雜業穢土。會則全五濁充滿雜業穢土。為圓頓無作純真戒體。一切處純

正受戒法儀行錄
五論

工無間缺。名之為真正持戒佛子。毫釐繫念。名之為波羅夷。只要險崖撒手。絕後再蕪。若或以紙授口傳為得。以情謂計度為證。未證謂證。未得謂得。是為增上慢人。盡是外魔種族也。向後得真正參禪。見性如見掌上。了了分明。底漢子。必密附之。如上秘訣。決非中下輩。所以可信受者矣。行矣。你臨松本說戒場。上尸羅信受壇。莫生輕忽心。莫作容易看。內信受此根本性戒。外奉行五重十重戒品。誠所謂真佛子也。我其何言哉。於此鵠林聞。未曾有真訣。誓首頂禮。銘心肝。鏤肺腑。泣淚頂受而退。詳下鵠林開提。今撮要記之。

鵠林一日入室侍立。師授五位真訣。且曰。祖師始施設五位大意者。令學者證得四智之大慈善巧也。大不同。教家義論。所謂四智者。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是也。道流直鏡。三學精鍊。重多劫未證得四智。不許稱真佛子矣。道流真正參究。打破八識。賴耶暗窟時。大圓鏡智之寶光。立地煥發。卻怪大圓鏡光黑如漆。是謂正中偏一位。於此證一分大圓鏡智。更入偏中正一位。修寶鏡三昧多時。果證得一分平等性智。始入理事無礙法界境界。行者於此未為足。親入正中來。依兼中至。圓證妙觀察智成所

正覺宗行錄
卷一
作智二智。最後到兼中到一位。折合還歸炭裡坐。不知何謂。精金万鍛不再鑛。唯恐得小為足。可貴五位偏正功勳。非但證四智。三身亦體中圓焉。不見大乘莊嚴論曰。轉八識成四智。東四智具三身。是故曹溪大師有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你克護持焉。又曰。方今一掃四海。但是相似學標之死漢。見地不脫之宗匠而已。至佛祖傳來些子。未曾夢見在。鵝林謂人曰。予嘗聞翁之評論時。意謂而今列刹相望。名師互興。老漢何故如是憤激諸方耶。是所謂黨向我者。後來遊歷江湖。見數負宗匠。一箇不撞著具大眼。

目底真正宗師。始知正受之道。遙出諸方矣。

日有真五有... 以五... 其意亦非也。又按

偈頌

偶成

匹似閑來無底船。是非海裡自安全。大都所載非他物。日月星辰代謝鮮。

或人難詰無底船。而綴文與詠歌以寄焉。余釋之曰。子之論似是非而非。是泥事迷理者也。余所謂無底船者。以無已比無底。蓋無已則不著物。如日月運於大虛。古德曰。無底椀子盛將來。所盛是什麼。且子以有底為心。其意亦非也。又按子歌意。以作虛船為可。虛船誰使之乎。已無棹

郎以何為船用。

歲首

一二三陽萬國新。東君施設絕比倫。看看今日山山景。那箇枝頭不受春。

世送人以酒食或金貨。予薄福無一物可贈。故綴野語以充贖。

處世大方事。隨宜最是然。逆風無把楫。順水可行船。守短癡頑漢。忘才德厚賢。請君信得及。運用不過旃。有客來問法。

投老空山十五春。癡癡兀兀只因循。安眠高卧無他

事。何有工夫說向人。

歲首

東君來復自熙熙。百物生生似有怡。宇宙誰辭神妙化。萬靈何處謝無私。

全

物換星移曆日新。叢林風色競爭春。今朝人世盡多事。贏得山根一老貧。

全

淑氣纔催物物新。屠蘇三盞喜津津。多年戲植梅松竹。今日相逢是故人。

示徒

佛門祖域一都路。凡聖同居此箇中。遮莫諸方是非事。吹噓宇宙自由躬。

和入韻

單刀直入祖師禪。外道天魔乞命全。獨步乾坤無伴侶。何勞默照止求玄。

偶成

祖域從來皆樂貧。子孫相續最堪貧。我儂未學先賢事。生本慣貧貧不貧。

吊亡靈

天地一同根。此間無別孫。怨親平等處。正是寂禪門。

仲秋夜雨

又是仲秋風色惡。家家門戶各堪悲。一更更盡天未霽。獨伴殘燈讀月詩。

初雪

銀雪紛紛四面來。村村頃刻玉樓臺。青陽不及玄冥化。處處叢林學白梅。

秋夜有感

秋夜悠悠眠不濃。幾回扶杖傍園墉。月傾西嶺愛宕寺。歌耳疑聞半夜鐘。

歲旦

冰消河北岸。花發樹南枝。天道自然化。萬邦何物辭。

全

半夜東風萬木新。青松一色四時均。依倚岩上凌寒意。敢屬梅花不屬人。

荇岩

井上高荷風味濃。諸人好是貯懷中。神農若在豈無試。能散腫眠療鬱蒙。

和人悲妻死韻

雖花飛蝶駭。相與又逢春。無賴人間事。舊哀何日新。

秋夜有感

秋至生靈自感情。陰蛩促織訴長更。挑燈不睡夜將半。添得連天寒雁聲。

贈醫師默菴

為訪君安否。杖鞋移遠程。對顏無別事。話盡許多情。加須屋佳文。與余結交十數年。于此其為人。身任世事紛紛。心甘春園融融。或時袖仲秋夜雨。詩來眎予。其詩也字法句法貫通上下。寔髣髴於古。余亦不能箝口。聊綴俚語一絕酬之。所謂方木投圓孔者耳。

今夜仲秋回作明。披書傍燭到深更。隔年佳會命難定。堪聽茅檐点滴聲。

歲首

堯風蕩蕩等千里。舜日熙熙映万岐。天上人間清若鏡。不知何處謝無私。

訪僧

世外逍遙在此間。林幽人少自安閑。話長不覺日西沒。被駭鐘聲笑却還。

歲首

閑房營設古城邊。後迤林巒前遠廓。等迓春來竹窓

下。四山美景對安禪。

全

深深雪裡一庭梅。半夜東風吹水開。預憶輕輕如吐葉。滿城遊士逐香來。

成道忌

六載凝神窮苦身。兀愚不識解心真。明星見了有何夏。亘古流今累幾人。

遊野澤

溪水遶檐敲耳清。夜深誤聽瑟琴聲。貪言山澤風流少。我覺人間極樂城。

夢遊廬山

一夜蕭蕭慰老生。廬山入夢太分明。覺來菴內寂無
更。遠寺鐘聲奪瀑聲。

龐居士指雪

東西南北白漫漫。龐老機先拈出看。堪。慙藥山門下
客。被渠問著轉身難。

歲首二首

孤峯留我恰三春。深喜年來好隱淪。流水涓涓溪奏
曲。雲霞片片嶂纏紉。歌詩拍手助啼鳥。高枕放身思
故人。潤屋何知清淨樂。滿眸新景盡良賓。

闌寂幽棲地。春來清友多。千花期雨澤。万朶頌陽和。
拍手催兒舞。揩頤聽鳥歌。任他塵世鬧。暢意住山阿。

和中野氏雪中待予之韻

年老心孤兀兀癡。竹扉深鎖出遲遲。何量風雪紛紛
節。乍得香泉眉宇披。

佛成道

盡巧勞心設化城。六年端坐不輕輕。後來莫認綵開
事。今古明星輝五更。

歲首

宿雪漫漫凝不春。天公何故欲藏春。多年礮礮吹毛

劍。兩斷虛空。頭露春。

示徒

一住此林丘。安身三四旬。昨聽千葉落。今見百花新。送月疾於箭。經年如轉輪。后生須努力。徒莫待來春。

和浮雲之韻

出處無物乍覆天。時時舒卷沒中天。徒藏明月與山嶺。豈是汚虛空九天。

和

嗟君未老早頑癡。何棄心詩勞賦詩。妙句奇言都闕。竟。瞳眠高卧可撫髭。

歲首三首

鳥逢春暖歌聲滑。人過年豐笑臉開。好是佗時風靜日。戲隨蝴蝶到山臺。
年老心孤慮且痴。伴吾花鳥亦忘機。居常愛睡慵開戶。遮莫他人鼓是非。
茅菴雪擁且無傳。獨向石爐春日幽。唯喜元朝沒意智。世人豈識箇風流。

暮春有感

榮花乍盡一狂風。蝴蝶飛來西又東。世上無常有誰制。一般難耐思冲冲。

計見櫻

計見宦櫻冠信州。詩庫難入絕言端。樹臺春暮何所似。恰若玄冥風雪寒。

七月為生靈回向

都盧大地是棚頭。森羅万象點其中。滄海傾淋一盆水。冰輪輾上玉灯籠。

豐田氏夜話。問修行之要。予作頌示之。

任物如來見。無為活衲情。莫隨他亂走。須換已凡睛。一念罷休處。當軒極樂城。迷聽經累劫。悟則剎那成。

射弓

羿之教射要。發必志於鼓。非易亦非難。機境妙叵授。

偶成

閑人獨感凭欄干。春意何為不一般。昨夜東風梅園裡。南枝先笑北枝寒。

歲首

元朝貧活計。撥火噉身伸。松竹梅三友。欣然同此春。佛成道

明星一見眼皮閑。千載教人笑滿腮。如始慎終今古少。不堪寒氣出山來。

偶成

我見叢林風。舉家違法多。庭栽珍樹木。池放綠錢荷。
書偏耽名利。夜紛溺愛河。厚親詢富子。說妙誑檀那。
背後計邪欲。面前念佛陀。可憐如此者。烈祖奈伊何。
克已古猶少。求人今已多。禪徒當勉勵。一日莫空過。

元旦

萬象森羅清淨身。現成公案法王輪。榮觀不盡家山路。
缺樹開花劫外春。

無孔笛

祖祖弄來無孔笛。希聲發越動天神。耳聞不似眼聞好。
須問着機關木人。

元旦

屋後青山逐年均。庭前梅葉歷寒新。嗔老僧當軒大坐。

癡頑

兀兀癡癡。灰頭土面。不讀儒書。無攤佛典。

元旦

投老幽林恣屈伸。灰頭土面懶逢人。東風莫使雪消却。
閉戶菴中別是春。

和

山家風雪遠離人。蟄坐衾寒春不春。乍得清樽起驚

躍。獨吟獨酌樂頻頻。

大聖寺觀梅

樹形如舟

大聖老梅冠信州。奇形現出極風流。春來花發似何物。恰是寒江雪夜舟。

行空問源空云。聞預彌陀來迎。有之麼。源空答云。待汝以手取虚空時。必可預其來迎。頌云。

彌陀來迎。或答取虚空。智者不疑著。愚人則無通。隨聲天與地。以色西又東。心路相殄處。當陽覲面中。有俗士來問。古人謂。人人有一卷經。如何是一卷經。予答云。

出息入息。自朝至暮。自暮至朝。佛佛祖祖。

和歲首韻四首

新曆一四還一期。年年代謝不量知。可憐蜂蝶或黃鳥。徒耽春風無了時。

二十年間徒苦辛。開花佳節不干身。而今老去無精力。淡淡濛濛懶對人。

高捲疎簾管領春。百花莫笑我窮貧。飯山今歲有歡。夏米賤酒多足四隣。

東君來也。万福珍重都盧大地。和氣仁風。

元旦三首

不與乾坤同化春。閑房世外喜津津。十洲三嶋無求
意。自負山根一老人。
住此山翁春幾回。不成一事打眠來。行年六十知音
少。伴得菴前松竹梅。
我此茅菴遠俗塵。岫雲溪月稱意親。新年運用。依
舊。徒傲春風老倒身。

即心即佛

不斷諸相。豈厭萬法。佛祖門中。無嫌底法。

非心非佛

堂堂馬大師。向外揚家羞。咄非心非佛。藏身突出頭。

煩惱即菩提

運用得無礙。煩惱即菩提。別存修道意。欲東却奔西。

和魯公詩

榮岩靈跡景無邊。了了全提格外禪。右妙峰兼戶隱
對。左高杜與劍峰連。門前澗水朝東去。寺後林巒邀
月鮮。為報參玄諸禪德。急來此土送殘年。

桃花下傾盃

靈雲見悟道。端老詠傾盃。欲會禪無意。直參這裡來。

松風

時時弄舜絃。妙妙又玄玄。醉後南窓下。趙州一味禪。

無枉奏牙琴。非泉送冷音。矮檐炎熱暮。頃刻直千金。

感春二首

愜意希兮違意多。花開未幾早辭枝。無常轉變皆如是。一事心頭不可期。多年相慕乍逢渠。理盡詞窮所有空。三世如來總不

會。家山雲散月朦朧。

次舍隱堂雅文喜予詩之韻
錦上鋪花無點塵。言言句句妙驚神。再三吟詠稍通曉。初識蒿萊有此人。或以酒贈一僧。有詩。余亦戲作。

衲僧無法門。格外一乾坤。醉可唾彌勒。何信佛躡言。

秋夜雨

秋至林間自寂然。撲窓落葉荐驚眠。二更未上劔峰月。不識今宵是雨天。

和韻

惠風宇宙均。舉國物皆新。倚牖愛兒子。出門謝客賓。野村煙裊裊。山澤氣伸伸。多歲清平世。共欣堯舜春。

答人來謂以酒買好詩

懶衲無錢闕所思。花辰月夕動顰眉。急敲難釀代酒句。願免新詩買舊詩。

鼻祖忌

隻履西皈幾許年。諸方風色暗寥然。玄冥霜後楓林曉。處處爭朱一樣天。

遊信之政君亭庭有池賦所見

曲曲盆池意匠巧。陰陰樹下戲魚吟。因思九負斜陽興。引得微涼清味深。

本心智鏡流

思慮絕處。心為在此。善應無方。如月照水。

送一嶽坊之京

洛陽自此數千里。山嶺嵯峨行路難。為報輕輕莫過

徑。元來大道透長安。

獨夜聽雨

夜色蕭蕭夢已成。胡牀兀坐二三更。當時務觀嘆何。夏落盡林花兩滴聲。

和

千古難耕那一田。西天東土耐蒼天。請滴智水除荒草。時節到來免凶年。

鼻祖忌

千古儼然相未泯。威風凜凜祖師神。誰言隻履皈西去。霜染楓林面目新。

芦葉達磨贊

乘芦缺齒。何故來此。勘破了也。癡類孩兒。

為明眼宗白禪尼頌

明頭頓沒暗頭現。眼耳皆空聲色泯。淨業皈根小春
晚。白梅依舊一精神。

心

要見不見。衆盲摸象。智光無時。巍然在掌。

兵法八寸切五寸切

一尺八寸還五寸。慙慙教弟子修切。只依使相莫生
解。水月勤求自得切。

示念佛行者

本是念心非誦口。妄波盡處自如然。別生觀像稱名
解。辜負真正攝取緣。

或問端子意頌答。

欲得山僧意。庭前一樹松。三冬添綠色。九夏起微風。

示弟子

汝看巢中鳥。孜孜振翼頻。月深時至後。万里自由身。

月夜訪僧

偶刻良宵謁老禪。石爐湯湧意懽然。話酣不覺東方
白。被曉鴉驚笑却還。

雪

夜色沈沈寒逼來。閑窓庭上白沙堆。騷人殊覺玄冥景。叵耐園籬萬點梅。

寒夜見書

夜色沈沈不用眠。披書燒火伴爐邊。心融妙理身忘倦。遮莫更深霜滿天。

月夜訪朋

良宵佳月稱心明。起訪僧房吟履輕。漸到林丘靜傾耳。牕前杳聽讀經聲。

悼夫妻死別

死別無常去不回。悲哀戀戀至天明。何人竭得愛河底。動靜起居情更情。

遊小管山

小管山頂多勝夏。歲歲登臨慰此生。古殿沈沈心肅肅。石泉濺濺耳清清。櫻花藏徑雲痕白。松籟繞溪月色明。乘興恍然忘出處。鯨鐘為我報皈情。

藤棚

蜿蜒庭除藤。避暑架成棚。紫白如聯玉。小遊忘日長。恨春

催花雨兮妬花雨。何夏天心有兩般。昨夜東風叩窓

戶。殘紅落盡一庭寒。

題剪絲梅

是作何人手。自紅自宛然。惜哉唯欠一。風不送香荃。

悼蝶

暮春雨過樹蒼蒼。紅白根圓覺場。蝴蝶豈知觀法。夏。可憐旦夕啻悲傷。

親友夜話

偶速親朋夜對牀。殘灯挑盡話猶長。忠言往復機機合。鏡不圓兮鑿不方。

送人

鳳寓鷄埒經幾年。能慈子弟贍吾門。江城景羨莫空過。當以功名報四恩。

除心性。別無淨土彌陀。

念生忘淨土。心悟拜彌陀。唯向性中了。外求莫入魔。

拈香

生死壽夭定有約。只認假緣起執著。我為亡人通一言。還教雙親得常樂。

維摩不二法門

毘耶城裡老維摩。倒腹傾腸不二門。大小文珠難掩耳。至今一默殷乾坤。

常住不怠

行住坐卧。無聖無我。常轉此經。刹那不惜。

誕生會

狂兒出產二千餘。後代雲門計太平。惜矣棒頭遲八刻。至今四海且無清。

遊酒家戲作

何戒忘憂物。我止信彌勒。可憎老釋迦。妄說辜皈孰。

示眾

疑團即破後。古如喪考妣。車頓難為除。慎終當如初。

鐘二首

利鐘常提坐紅塵。日久月深知得神。無影樹根無作術。依然本是舊時人。

纔有偏倚。所作不利。恰恰無心。活潑潑地。

水月

以共去家乞刁之錦
水月題之附一頌

一月万水。万水一月。刹刹塵塵。間不容髮。

旅客

雁聲半夜喧孤枕。客夢驚回思最深。宇宙乾坤此間者。不知誰免這浮沈。

寄三哲醫生

哲人任物思無邪。自得逍遙好運為。此是長生仙術

要深當唇齒莫狐疑

悼入亡小兒

夭夭花顏八歲春。狂風一陣耐悲歎。從今不用倚門思。曠劫愛河何日乾。

和松城小松氏臘八之韻二首

冷坐六年毛骨寒。見星了悟太無端。痴頑不會生真解。伶俐吹噓耐熱瞞。念念念時隔法界。心心心則渺江干。欲行大道長安路。莫聽崑崙說要關。

送駿之團上人

從來祖祖一都盧。頂上鍊枷千萬鈞。他日還鄉莫容易。叢林風色不堪春。

坐脫

未后一句。死急難道。言無言言。不道不道。

正受老人自贊

這老天生。太煞顛頑。舉國僉言。無分曉漢。

印證

僧惠端。居予膝下多年。竟了一大事。則就予請別稱。字之曰道鏡。仍賦一偈以祝遠大。脫去全身。萬法如如。一言咄出。震動乾坤。

寬文元辛丑仲秋

大仙末葉至道菴主

頌辭

灰頭土面 破衲襴衫

燒無難之法語

介東陽之碧岩

一兩箇求真風扶起於滅絕

四十年試正念相續于險巖

拱手黑醜 齊奪入天祥福

轉脚魔界 悉碎佛祖玄函

但呵天下失宗旨

不省自家無智監

咦

誓首飯山端古佛 一生韜德倚雲嵌

懇懃相送底時節 轉使兒孫喫苦鹹

正受老人崇行錄畢

正受老人崇行錄

昌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跋



予嘗讀白隱禪師年譜始知有
正受老人矣蓋老人之接師教
以惡辣鉤鉅師竟以此為問出
宗匠則豈尋常老繡短乎友人
魯田南邨探市獲老人詩稿見
示予尋喜曰是當年所燭照而
覓者急走質之因覽其言亦

前其稿有後教正得其語錄又
披宗其以實於諸書及以解以
纂其以能保刻以公於世好者
予乃伯一言以記獲之奇運蓋
物之形晦而有教而存也歟

百子冬口

此言乃士好海



各宗佛教大本山靈天寺小學林御用書物調進所

東京飯倉町五丁目赤羽根橋北際

擁萬閣

森江佐七

